

昌黎先生集

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

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儉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儂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雜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

一

世綬堂

作

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

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

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

鹿下或有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

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



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

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關

實有麟而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

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頌流俗犯

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

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

之故不為師人師之所見有同

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

云弟子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

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

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

閣本無此生乎吾後其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五字非是

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并閣杭作

而無夫字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嗟乎嗟上或有師

有此說耳

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

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

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

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

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

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鬪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

字如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

也道相似也似一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盛或作大按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

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絕句郟子之徒其賢

不及孔子弘史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左氏傳曰萇音長郊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

師郊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

數孔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

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

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郊子之徒則三

當并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二字而不知

句讀之而疑郊子之下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有我師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

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無是字或聞

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

年十七蟠貞元十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

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字無下或有請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雄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

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

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

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

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

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為國子

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

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誨

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

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

峻或作必峻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占小

善者率以錄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

抉爬或作把爬蒲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

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

司之不明之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

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

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

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非先生口

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纂言者必鉤其

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

恒兀兀以窮年兀兀或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有於下或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

幽眇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抗辭

切評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川而東之障或作停禮記章迴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有無字沈浸醲郁醲或釀

舍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

曰沈浸醲郁在呂切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姚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

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一作德或作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

作其或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或無字然而

公不見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多躓

作壺詩云載壺其通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

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和初爲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

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爲真蓋三年也○今

按洪譜則樊說為是當作三年唐本詩注行
狀皆有三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為
失猶弗治○誤矣楚詞雖過命與仇謀取敗幾

時取其或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作登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而無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爾雅杗

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細木為桷詩松桷

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樽榼侏儒爾雅云樽榼

注桷椽也○桷音角樽榼侏儒也榼柱上跗

字或作株榼○樽音薄榼音盧椳闈居楔

也楔戶樞闈在兩傍木並見爾雅廣韻○椳烏回切

闈魚烈切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子或無宜字室下有人也猶巧工之制木

也大者以舟航梁棟小者以楫楔脩者

皆得其宜規者以爲朱儒榼榼無小大脩短

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

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弃者而况於玉

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

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或作犖犖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所宰相之方也昔

昌黎卷十二 七 登堂

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荀卿至是弘弘字方从

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也閣

本亦只作大論以正為王以論為倫自抗本

也而新史又易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卿史記

為宗其訛益甚矣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

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要

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或顯

八十卷之四八人昌黎卷十三 八 林堂 五

作洎舊史四猶且月費俸錢俸或歲靡廩粟

音靡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用切或

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

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

嘉妮妮廉謹妮與促音義通集韻齷下二字

出皆窺陳編以盜竊編或然而聖主不加誅宰

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此非其利哉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

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庠下也呂氏春秋

福庠也太元經亦曰山川忘已量之所稱或已量

量已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

不以杙為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槩也

自喻也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

也師下或有不是楚人呼豬為豨豨苓乃豬苓也

豈訾音紫豨許切又音希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焚符破璽而民撲鄙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

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

字又似

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

術以明示民

遂或作逐

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

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

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

何居或無何字

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

如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

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

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

作泰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

魚列切

導民亂鳴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

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

○非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

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洎○矻

反苦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

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

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

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

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

二十六年小字四二昌黎卷十三 十 世經堂

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

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

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

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人間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

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

高其柴棧而外施窻窻以待之棧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

木。○窳徒敢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鑄以防之音決此野人

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

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屈。屈渠勿切強居亮切又

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

之野下或無鄙二字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

為有不足歟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蓋之字。今詳文勢疑為字衍

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

足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字。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材

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為字非是不足為者敵至而

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

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

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有無而字

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

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

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冀天下之有事以

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

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

不抗蒯通曰孟賁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

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

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

上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越雞小雞也魯

非不巍然大矣與於非是然而卒為之禽者爪

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

而備之曰在得人

巧者王承福傳

巧或作朽巧音烏左

室杜注巧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

朽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

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

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鏝衣食鏝具爾雅鏝謂餘三十年舍於

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視時

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

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

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

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

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从閣杭本如此諸

○今按所以出生與原道意同似當从之然

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

生者正文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

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也从閣杭無任有大小

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

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作捨鏝一日夫

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

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

智也智上有或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

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

功之說公所言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

年矣入於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

昌黎卷十二 十三 世綵堂

之其鄰問下或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

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上死

或無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

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

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

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

或从閣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

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

者相復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

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

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將貴富

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抑豐悴有時

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

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

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

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

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又吾所謂勞力

也下或有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

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
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揚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

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或畜

作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

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

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

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或鑒

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并序

昌黎卷十二

十五 世綵堂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

是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閣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

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

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

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

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

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从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

之說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曰也○今按
方說不為無据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
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嗚呼余乎其無知乎
于字皆是余字明矣
無乎字或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知言之人默焉

而其意已傳焉或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

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

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為

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

正之不汝不懲邪而叟叟以害其生邪音鏡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

也無邪言也無頗普未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

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

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

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悔不可為思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碩文義而取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也。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

言拙

昌黎卷上二

十七

世綵堂

元

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

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

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

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

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叙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

充字

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

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

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

潛思論衡以修

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

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

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

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

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

曰文尚少

昌黎卷七

十六

世經堂

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

或無為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

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

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述赦之篇以赦為賊

良民之甚其旨甚明

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

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

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

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

不仕終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

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

山陽高平謂高幹

有雄志而無雄才

謂上或自有字

其後果敗

并州刺史高幹

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

以并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

俶或作倜或云俶與傳合

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

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

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

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

著書昌言是名

凡著論名曰昌言

友人繆襲稱

昌言

昌黎卷十二

十九

世

行

其文章足繼西京

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

四十一終

一下或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今舉

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

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

李上二字或有進勸賀舉進士賀舉

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

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

賀也从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

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為剩語而并刪四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

以不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為失韓公本指
而不究毀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
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
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
及爭名蓋當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
時同試者

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和而唱

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

得罪或無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

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

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

類是也藍與丘同音烏藍草今賀父名晉肅

昌黎卷十二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

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

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夫諱始於

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謂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

字或作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某在斯○若字

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字康

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音昭曾參之父名

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周

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並期字度字董彦

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為替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

張仲景方自有杜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

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蒯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

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

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

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脩公言

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今上章及詔不

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

聞諱澣勢秉饑也以澣勢秉饑為近太祖太

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惟宦官宮妾乃

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諱以諭為近代宗廟

廟諱代宗諱豫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言語或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誓之以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

為可下或無邪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

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或矣

並作也或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

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

昌黎

卷十二

三

世說堂

五

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

旱上或無之字

我知其端兮

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

幟

尺志切

雨寢寢兮將墜

寢寢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

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

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

獨或將我

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

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

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

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

作氣不或雲不或

雲不或作氣不

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

兮或無字

又上或有其字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

其罪誰當

作我今或我

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

死兮人誰汝傷

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

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

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

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

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

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

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

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

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

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

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

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

也舉世非之下方以抗粹及范文正公寫本

也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

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

○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

不惑者況說有此三等一人而伯夷之窮天地

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

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

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

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

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

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

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

通文理大率類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

此不可不辨

山不足為高音○萃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

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

史記宋世家去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字從天

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

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

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

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

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今

世之所謂士者或無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

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本凡人諸

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

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準

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

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

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

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毀譽

而遽為喜溫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雖然

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

昌黎先生集第十二

八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

正錄堂

云

世編廖氏
劬梓家藏



